

國民身份認同與未來政制發展構思

7A 黃美儀 7A 周安慈

(編者按：2004年12月11日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舉辦了「全港專題研習／疑難為本專題研習報告大賽」，參賽者須本依「國民身份認同」的大原則，探討香港近年來出現政制爭拗的原因，並提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改方案。以下是本校參賽同學的講稿。她們最後在比賽中獲得高級組亞軍。)

黃：各位，大家好，我們是陳樹渠紀念中學的代表，今日我們所講的主題是「中學生眼中的國民身份認同與未來政制發展構思」。Angie，究竟甚麼是「國民身份認同」呢？

周：香港從前是英國殖民地，自97年回歸後，我們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。香港市民既要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，但也要認同中國，關心國家的發展和需要，這樣才能做一個好國民，亦可體現「一國兩制」的精神。而且，近年教育改革其中一個目標是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，而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正是重點之一。美儀，為甚麼我們要討論政制發展呢？我們又打算用甚麼方法去探究問題？

黃：我們用的是「疑難為本學習理論」。這個方法分為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發現問題，第二階段是界定問題，第三階段是提出解難方法。現在先講「發現問題」。近年，香港出現關於政制發展的爭拗。有些人主張修改《基本法》，令特首和全體立法會議員都經由普選產生，另一些人卻持保留態度。加上政府在98年金融風暴、「八萬五」房屋政策、非典型肺炎、居港權和「廿三條」立法等事項的處理屢次失誤，市民紛紛指責治港班子管治無方。可是，我們無權將他們罷免，因為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領導層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。此外，立法會議員亦不是全部經一人一票的普選方式產生。歸根究柢，就是憲制不民主的惡果，根治方法便是修改《基本法》。

周：以上是香港出現政制爭拗的原因，接着便是「疑難為本學習理論」的第二階段，即是界定問題。美儀，中國政府心目中的香港理想政制是怎麼樣的？

黃：較早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香港發表演說，他的講話正好反映中央的立場。他說，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香港政制發展的方向和步驟必須有利於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，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。而「行政主導」是《基本法》規定的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一項重要原則。全國人大對《基本法》有最後的解釋權，不容置疑。事實上，較早時全國人大已否決了「雙普選」。那麼，Angie，妳可否講述香港各大政黨對這次「人大釋法」的回應？

周：當然可以。民主黨和前線堅持在07-08年普選特首和立法會進行全面直選，且不惜修改《基本法》。民建聯及港進聯沒有為實現「雙普選」定下明確的時間表，反而着重各界人士的均衡參與，並且尊重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事實。自由黨把普選特首的目標推遲至2012年。為了更深入瞭解政黨的立場，我們還訪問了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先生。他說有些人聲稱民意調查顯示九成香港市民希望在07-08年落實

「雙普選」，不過這些調查的真確性還有待驗證。肯定的是，社會氣氛並非一面倒支持「雙普選」。

黃：以上是第二階段的「界定問題」。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提出自己的政改方案了，也就是第三階段的「提出解難方法」。我們建議，直至2012年：

- 立法會60個議席中，40席由分區直選產生，餘下20席由功能團體選出。
- 行政會議的職能及人數保持不變，但非官守委任議員可以是本港主要政黨的領袖。
- 區議會議席全部直選，並繼承兩個前市政局的大部份職能。
- 特首暫時不宜普選，但負責選特首的大選舉團應有改革，以加強其代表性和問責性。
-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《基本法》仍擁有最後解釋權。
- 非中國籍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人不可加入立法會。

周：為甚麼要保留功能團體？

黃：喬曉陽提及過，不能保持工商界的均衡參與，就不能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，最終也不利於香港經濟發展。況且，功能團體不一定代表資本家的利益，香港立法會尚有代表勞工界、法律界、會計界、醫護界和教育界等議席。為使各界利益均得到照顧，立法會宜保留若干議席給功能團體，唯議席不應超過全體三分之一，即20席。

周：可是，為甚麼我們不贊成在現階段特首由普選產生？

黃：因為若選出來的人中央政府不接納，香港便會出現憲政危機，但我們建議擴大行政長官選舉團人數。除了包括全體立法會議員外，也應包括所有區議員。

周：我們亦主張非中國籍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人不可加入立法會，這是為了排除外國干預的可能性。

黃：若我們的政改方案得以落實，西方國家會否譴責呢？

周：事實上，迄今只有英、美兩國過問香港的政制發展，其他西方國家都視香港憲政發展為中國內政而不加評論。英國是香港的前宗主國，想保留對香港的影響力不足為奇。美國一向以「世界警察」自居，粗暴干涉別國內政已是司空見慣。但是，李柱銘訪美時，只獲數名國會議員接見，可見美國所謂「關心」香港的真正程度。去年，英國首相貝理雅旋風式訪問香港一天，亦無接見李柱銘，可見英國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言論只是「應酬說話」而已。

黃：其實，我們的政改方案也是汲取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訓。假若實行全面普選，政客為滿足選民訴求，執政後都會推出很多社會福利措施，結果造就了「福利國家」的出現。選民的訴求是無窮無盡的，甚至希望由出生至死亡都得到政府最無微不至的

照顧，國家和政府逐步演變成「行政國家」、「全能政府」，令「市場失靈」，投資者望而卻步，瑞典就是典型例子。

周：民主也不一定帶來更大的自由，新加坡便是一個例子。新加坡在獨立後，以普選方法選出總統和國會議員。可是，跟香港人比較，新加坡人所享有的自由卻少得可憐。

黃：對啊！他們連嚼香口膠和飲可樂的自由也沒有！

周：與新加坡情況相近，香港亦受制於外在因素。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重申，香港不是主權國家，不能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，只能參與釐定政制的過程。

黃：最後一點，西方國家雖然容許新聞自由，但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，自由是有所限制的。可是，香港報界的愛國和自律意識頗低，尤其某些報章打着反對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旗幟，甚至煽動市民上街示威。如香港實行雙普選，定必助長他們的聲勢，變本加厲，以私害公，製造更多不負責任的輿論，破壞特區和中央的關係。這就是我們不贊成在現階段進行全面普選的部份原因了。

周：以上便是我們建議的理據所在。我們相信上述政改方案既能尊重中央，體現「國民身份認同」的精神，又能照顧香港各階層利益，並可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，應該是任何人都樂於接受的。我們的報告到此為止。多謝大家。

教師回饋：節奏明快，互相對答層層緊扣；能於短短時間內，表達對未來政改方案的構想，內容豐富，表現至為出色。（白鋒老師）

